

千古文章未尽才

刘志琴 著

特立独行朱维铮

沈元，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

请理解老一代

黄仁宇现象

吃喝风与王朝的盛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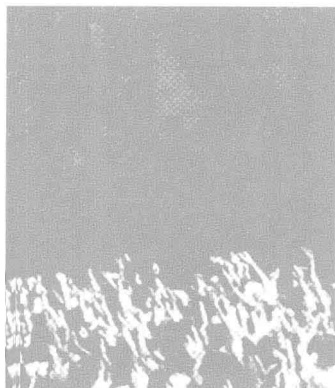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下文丛

千古文章未尽才

刘志琴 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古文章未尽才/刘志琴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2. 5
(天下文丛)

ISBN 978-7-300-15734-4

I. ①千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9716 号

天下文丛

千古文章未尽才

刘志琴 著

Qianguwenzhang Weijinca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	
规 格	170 mm×21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版
印 张	22.75 插页 2	印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82 000	定 价	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学人剪影

- 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 / 3
- 特立独行朱维铮 / 7
- 童心不泯蔡尚思 / 12
- 农民本色丁守和 / 16
- 哀哉，吴廷嘉！ / 19
- 何处觅清高 / 22
- 生命如歌 / 25
- 在天国安享桃李的芬芳 / 27
- 难忘少年师 / 29
- 不是谢幕，是序幕 / 31
- 沈元，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/ 34
- 千古文章未尽才 / 41
- 沙漠玫瑰 / 46
- 思想者不老 / 52
- 请理解老一代 / 55
- 六十年后的相会
——在京 51 届同学聚会感言 / 64

留得那一份难得的清静/ 71

爱的圣徒/ 75

大爱在人间/ 79

艺海冲浪

尽显女性文采风流/ 89

女性与探险/ 94

女性，重新认识你自己/ 98

东海渔家女/ 102

一代“猴王”婚恋的社会风波/ 105

回望尺牍文化/ 112

梦幻《图兰朵》/ 115

陕北民歌的震撼/ 118

大俗大雅话摇滚/ 123

评点清代宫廷剧/ 128

青春偶像的时尚化/ 134

从《东方大帝》说黄帝情结/ 138

批评比颂扬更深刻/ 142

春在千门万户中

——《迟到的春天》序/ 144

汉字为中国文化之母/ 146

汉字的魅力/ 148

读史明智

史学大国的困惑/ 153

讲史路向何方？ / 156
黄仁宇现象 / 160
国学何须时尚化 / 165
升起智慧的长明灯 / 172
历史，给你一个制高点 / 174
强化时间意识走进历史场景 / 176
中国人的政治意识 / 179
问成中英教授 / 184
打工妹的原生态 / 188
有容乃大方为“龙” / 195
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 / 199
“第六伦”与21世纪 / 205
到台北毛主席咖啡馆做客 / 208
突破框架，艰难求索 / 211
生活是个大世界 / 216
史学与生活 / 220
从边缘走来的口述史 / 225
历史学的中国气派 / 229
吴歌与人文启蒙
——重识江南小调 / 233
对立宪与帝制的历史追问 / 241
爱国和误国 / 252

风俗新语

商家主导时尚 / 259

民俗情怀与人文反思/	267
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风俗/	270
良莠交错的风俗景象/	274
考察国情民风的窗口/	277
哺育民族文化心理的温床/	280
烹调与治国理政/	284
文人自古爱烹调/	287
菜名与口彩/	290
吃喝风与王朝的盛衰/	294
20 世纪初西餐引领新时尚/	298
中西风俗的摩擦与交融/	304
义和团与风俗冲突/	307
移风易俗与思想启蒙/	311
缠放足的波澜/	314
改陋习， 提倡文明生活/	321
风俗， 可以演示的历史/	324
风俗考古， 校验历史/	327
二十四史为何没有 《风俗志》 /	330
民俗资源与文化产业/	334
旅游和世风/	337
奔放的北京/	340
广告， 从哪里来， 又到哪里去/	343
用现代意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/	346

后记： 不拘一格求真知

——我的自述/ 352

学人剪影

按：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，无论是你、我、他，老年、中年、青年，都有幸在这21世纪初相会，两个世纪的风雨苍黄，带给我们的兴奋和苦恼，追求和彷徨，都难以在岁月流转中磨灭，因为这都是我们真切的感受和由衷的付出，是一生中最值得留给后人的记忆。

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，与我的前辈、同辈经历了“反右派”、“拔白旗”、“反右倾”、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灾难，这些事在不同程度上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，也使我们这一群人曾经迷失自我，践踏自己甚或相互践踏，留下心灵的创伤。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：“表不完的态，站不完的队，写不完的检查，流不完的泪。”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无奈，至今也难以使后人理解。

然而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，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自身留下多少遗憾，很多人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，不知疾病、苦恼和穷困，忘情地跋涉。他们是我的老师和同事，有的已经故去，有的也已垂垂老矣，但那上下求索、苦苦追寻的声容笑貌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一位年青学者对我这样说：“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，可以由我们来完成，但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感受，如果不留下来，那就永远地消失了。”

然而，这是一部难以尽情抒写的大书！我也许无能为力。但那曾经令我感动过、振奋过、伤心过的人和事，却不容我淡忘，因此，我想为他们留下剪影，一次目前尚难以完成的写作就这样开始了。……

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

恰逢 2009 年年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一年一度的老干部团拜会，与会者欢声笑语，济济一堂。似这般例会，年年举办，年年相似，今年大不一样。过去一年本所的科研成果固然令人鼓舞，然而更令人瞩目的是，有两本著作一出版就获得社会的好评，而这两本著作都是由近代史所的退休研究员自由选题，独立完成，按社科院学术管理的惯例，实属体制外的个人著作，没有领导的青睐，也没有任何资助，又都是大部头，冷主题，照例不为市场注意，可是好书不怕巷子深，一经读者阅读，就得到热烈的反响。

一本是由陈铁健整理的《流逝的岁月：李新回忆录》，出版不久，就有多家报刊发出摘要。更有报纸刊载，读者评出 2008 年度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十大著作，这本书荣列其中。传主李新在七十多年前是川东学联的主席，算得上旧时代的一名“愤青”，他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，组织一批青年，徒步赶赴延安，奔向革命，历任县委书记、吴玉章的秘书、近代史所副所长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，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，主编多卷本的《民国史》和《中国革命史》，是海内外著名的现代史和党史专家。他一生奋斗在文化战线，风风雨雨，整过他人也被人整过，到晚年大彻大悟，畅开心扉，由衷地说：“是手段绑架了理想！”以忏悔之心道出他的经历、内疚和遗憾。所以这部回忆录展现的是一段已消逝的岁月，一度被涂饰的历史，

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困惑，如今又深深地打动了 21 世纪新一代的读者。时代的差距没有妨碍两代人的沟通，反而引起强烈的共鸣，因为现实本是历史的发展，而历史感悟本身就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，在后世赢得不绝的回响。

再一本著作，是由周良宵、顾菊英夫妇合作编写的《疯狂、扭曲与堕落的年代》系列，六十多万字的《文化革命大事记》和五百万字的光盘资料，这是他们历经 26 年广搜博采、求实存真、精心打磨的力作。当我捧着这样一部厚重的大部头，心中非常感动。要知道，周良宵是著名的元史专家，顾菊英是资深的近代史编辑，他们毕生从事的研究是远离时事的历史，在他们的既往论著中，从没有评说现实的议论，也从来不过问政治。可以说，他们是两个深坐书斋、与青灯黄卷为伴的书生，无党无派，似是桃花源中人，为什么到晚年风貌顿改，放弃熟悉的专长，以老弱病痛之躯投入“文化大革命”史的研究？周良宵身患癌症，顾菊英要忍受脑瘤开刀后遗症的痛苦。这是一个常人也不敢轻易触动的敏感问题，他们并非不知道可能会遭遇到的风险，却苦苦耕耘二十多年！以致这部著作蓦然面世，引得同事们惊讶不已，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走出书斋，面对严峻的现实，秉笔直书？是道义和良知！这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道德操守，最值得大写特写的优良传统，它们都在这呕心沥血的皇皇巨著中，一览无余，在当今天下，竟有此等作者驱浊扬清，怎不令人敬重！

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论时间，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六分之一，而这十年是中华民族最疯狂、最惨痛、最堕落的十年，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堪称一场劫难。我们不应该忘记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彻底否定是改革的起点，三十多年来改革的成就证明，这是中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决策。正是对这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，扭转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，拯救了国家，拯救了党。无可置疑的是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判是改革开放获得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前提，忘记这场浩劫，就是

对改革的背叛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批判“文化大革命”都将伴随改革的业绩而载入史册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如今当十年浩劫逐渐被淡忘的时候，这一著作以翔实、严谨的资料，历历可考的事实，重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和民众的斑斑血泪。虽然这一著作目前还不可能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，但读者会记住它，有朝一日当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再次被送上审判台，它，就是最有力的见证。

目前“文化大革命”档案尚未公开，在这种限制下，这部著作也许并不完备，甚或有讹漏，后续的作者一定会超过他们。然而棘地荆天踽踽独行者，是党外的一介平民。这部书是国内目前所见分量最重、规模最大的揭露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当代史学著作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共产党员们汗颜。古人说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”空话、大话说千遍、万遍，不如一句大实话！我深信会有更多的后来人尾随其后，完成这一时代的使命。

这两部著作的传主和作者，一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战士，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；一是从家门进校门，再进研究门的党外知识分子，“三门”干部。他们有不同的出身、经历和人生体验，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却很少交往，如今已是阴阳两隔。当初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笔，直面历史，又同在2008年年末出版作品，不期而遇，殊途同归，冥冥之中是什么力量吸引他们从不同方位书写历史的见证，是道义和良知！

这使我想起一个年轻人对我说的话：“刘老师，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，可以由我们来完成，但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感受，如果不留下来，那就永远地消失了。”这是令我非常动情的一句话。可不是嘛！我们不幸生在波谲云诡的年代，有多少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而至献身亡命；又庆幸经受了这千年难遇的风暴，大风大浪促使多少人从梦中惊醒，顿悟昨日之是是非非，重新找回自我，不亲身经历又哪能理解我们这一代的追求、迷惘和幻灭的痛苦。这句话代表的，是整个年青一代对我们殷切的企盼！

当团拜会快要终场时，我举首望着在座的同人们，都已白发苍苍，垂

垂老矣，参加团拜之人，也是一年少于一年了，想到这里不由得一阵悲凉，是这两部著作又升起一个亮点。也许他们并未预想到，一辈子孜孜以求，笔耕不辍，最有感召力的著作，不在他们的盛年，而是晚年的直抒胸臆。他们的独立思考，有智有勇的抉择，再次印证了《吕氏春秋·去宥》的一句话：“人之老也，形益衰，而智益盛。”岁月的冲刷不可避免地使身衰体弱，却磨炼了意志，增加了智慧，洞达天命而渐入观察世态之佳境，这是我辈的信心和力量。

我们都是快要谢幕之人，在人生舞台上最后一个亮相，一定要对得起后代！对得起明日的祖国！只要有这一份情怀，那展现在我们前面的，将是：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”这才是史家最好的归宿。

特立独行朱维铮

在我的朋友中，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特立独行，遭受非议；也少有人像他那样治学，备受称赞，连论敌也不乏褒奖之词。

非议的是他的坏脾气。他桀骜不驯，盛气凌人，遇有不合意的，立即拉下脸来开骂，不管不顾，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不敢请他参加，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台。称赞的是他的功力非凡，他师从经学大师周予同，专治经学史，这是一门头绪纷繁而又古奥艰深的学问，他凭借严密的思维，流畅的表达，条分缕析，把一团乱麻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且多有独到的见解。经他编注的古人文选，以准确精当、明白晓畅，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学业成就了他的声名，也毁了他个人的幸福。他治学之勤奋，实属少见，白天教学，夜间工作，直至早晨才合上眼，休息半日。他自述做学问是自讨苦吃，每有兴会，又兴奋不已，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饮，甚至酗酒无度，贬之者视为酒鬼，褒之者誉为酒仙，日积月累伤害了身体。

他的前妻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也是学业有成的数学家，可是强强联合，难免会针尖对麦芒。在居家生活中，两人都忙于学业，不及他顾，总要吃饭吧？谁也不愿起身动手，结果呢，谁耐得住饥饿，谁就是胜利者！这样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尽头？在大学时他们本是一对身材高挑、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，是人见人羡的绝配，婚后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女，那该多么美满！然而爱情终于被岁月消磨。20世纪80年代初他前妻出国深

造，两人感情已有裂痕，他让我买一条火腿托人捎给她，为了这火腿，一再嘱咐，品牌、规格、包装等等，叮咛复叮咛，大大咧咧的他，竟然也会这样婆婆妈妈！这使我意外，也由此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款款情意，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头？难道沉醉于学问的人，是如此不通人事？对此我只有叹息！后来他终于找到现在的妻子，使家庭生活变得圆满，这是他的幸运。

他的骂人有时是怪怪的，使人不可捉摸。一次他对王元化说：“你当上海宣传部部长三年，一事无成。”这是指责吗？是，也不是。他接着又说，一上任，便遭遇反对精神污染，连自己都差点成了反面教材，怎能再有建树？不过有一件事没做——没有主动整过一个知识分子。还有一次他和我一见面，劈头来一句：“你怎么去抢文学家的饭碗，一个历史还不够你搞的！”我一怔，才明白这是指我写了些散文。这句话是對我批评还是表扬？不明白。他就是这样好话当作坏话说，坏话更要使劲向坏处说。

他的骂人，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，不仅使他到处树敌，有人还扬言要控告他。这是因为他说了孔子是私生子，孔子家系自东汉孔融之后就已混乱，孔子后世七十多代，到底有多少孔子的血缘？早就断档了！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满，有五十多人联名写信要告他侮辱先圣。对孔子血脉一说，虽不中听，可也没有什么不妥。据新华社2010年2月7日报道，最新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今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族已与其他民族融合，经现代生物学的检测，汉族已不再具备专有的DNA。连当今中国人都已不再有纯汉族的血统，现代孔子后裔怎能拥有两千多年前孔子的真血脉？要说是后人也只能是指文化传承，那也不限于孔子一系。当初他说这话并不知道后来这一结论，与孔子后裔也无怨无仇，为什么要干犯众怒，出此言说，为的是坚持真知，这就是他治学的风骨。

当然，他的骂人也有失之偏颇之处，尤其对国学和国学院，用语之尖刻，出言之不逊，使人难以承受。国学不是“学”吗？既为之学，不妨多

元多议，岂能以骂压人？有时他骂得太出格了，被骂的也就一笑置之，这才是高人之态，相比之下，他反而显得褊狭。

他这样的不近人情，有时也对着自己。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，成果迭出，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。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，说明课题的主题、内容、价值和意义等等，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，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，以期获得通过。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，大笔一挥，写出的竟是“无用”两字！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，这又怎么能通过！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，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？是因为他的信念！历史作为一门学科，是民族的记忆、社会科学的基础，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益于今天，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，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，有几人能坚持这一道理？他又是这样不配合、不识相，基金哪有他的份！

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，既有性格因素，也有文化渊源。当他口出狂言时，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个白面书生、江南才子之口，细察之下，方知这是魏晋狂生之遗风。在治学中，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，可他并不书一言；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，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，并晓之于众。质疑、解惑、求知，这是他治学的境界，学问做到这一步，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，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。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副对联：“毒眼看世界，辣手做文章。”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。其实，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，他把学问当作人生，若痴若迷，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。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，但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，否则就难以与人合作共事。然而这就是他！性格使然。

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、思想一律的时代，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，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，甚至加以排斥。坐井观天看人，将人看成一种模式，这已成为思维定式。殊不知，这世界上山川日月，斗换星移，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，是人的面目、性格、心理和情感，在

人群的汪洋大海中，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？除非是双胞胎，13亿人就有13亿个模样，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！古往今来，凡是有识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癖，庄子的狂放、嵇康的怪异、李贽的反叛、袁枚的荒诞，直至民国的章太炎、辜鸿铭等等，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箩筐，可都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。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，请理解这样的性格，像谅解前人一样，宽容身边的人吧。

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语，但为人还是有原则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“罗思鼎”的成员，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“二月提纲”的工作。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，被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。一次他来到我家，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：“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！”我说：“这有关系吗？”他哈哈一笑：“当然，没关系。”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，相谈一如既往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以姚文元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为号角，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风暴，北京的“二月提纲”被认为是包庇吴晗，成为众矢之的。然而任凭社会上暴风骤雨，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，他更没有落井下石。在儿子打倒老子、妻子揭发丈夫、人人发狂的年代，做到这一点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如今他已驾鹤西去，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。他有独立的思想，出色的口才，学生都爱听他的课，他拥有众多的粉丝。经他教诲的学生，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。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，出了名的严厉，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，从不手软。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，他曾拟出一百道文史试题，让学生任意挑选一道，写出1000字的文章，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，不惜花费大量时间，对学生精心培育。在他癌症晚期，仍然坚持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，亲自为学生授课。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，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为学业而生、为学业而狂、为学业而死的人。